

樹以及人還有電線桿 打江南走過的陳澄波

◎鄭順聰



陳澄波於太湖寫生作畫 相片輸出
(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家屬提供)

1929年，三十五歲的陳澄波，在王濟遠的引介下，從日本至中國的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等處執教，前承東京美術學校之樸真、往後回台開創藝術生涯之巔峰，美術史家論，這是陳澄波創作的第二階段，稱為「上海時期」(1929-1933)。

陳澄波現存兩張自畫像，第一幅繪於1927年，當時仍於東京美術學校就讀，寬邊的帽簷、蓬鬆的捲髮，眼神堅定望著前方，尤其背景，看似鳳梨罐頭切片，實是向梵谷致敬之向日葵，不知是刻意或純任自然，掩不住那股純真的「土味」。

第二張自畫像1930年

繪，軟帽將狂放的頭髮收束，以金黃筆觸突出臉部輪廓，嘴唇朱紅、眼神炯炯，神情自信有氣勢，背景換幕為裝飾性強烈的扶桑花，似自報家門，表明燦爛南方之出身。

比較兩張自畫像，陳澄波對自我的認知與期許，從散放凝聚為嚴謹，或許是從美術科學生再重執教鞭的原因(1917年自台北國語學校畢業，他曾回鄉任公學校教師七年)，另一方面，導因於人在中國的處境，與乎糾錯的國族認同。

在東京，陳澄波是來自台灣的日本人，雖同是日本國

日本人並不純然以同胞對待；在上海，他是來自日本的台灣人，雖然血緣相同、又有漢文化的涵養，但陳澄波的國籍畢竟是日本。歷史無法倒轉，我們難以確知，在那糾錯的時代，陳澄波對自己身分的認知，究係為何？但觀其繪畫，可以明顯感受其創作的新的趨向。

人在心境轉換或邁入新階段時，往往會更換自己房間的布置、挪移家具的方位，畫家亦如此，陳澄波在上海時期，畫布上的構圖、線條、色彩已不相同，樣板地說，是吸收文明古國的博大精深；不如說，觀看事物的角度與視野，已有微妙的轉變。



陳澄波 夏日街景 油彩畫布 79x98 cm 1927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就從其繪畫最鮮明的特色：樹木、電線桿、人物談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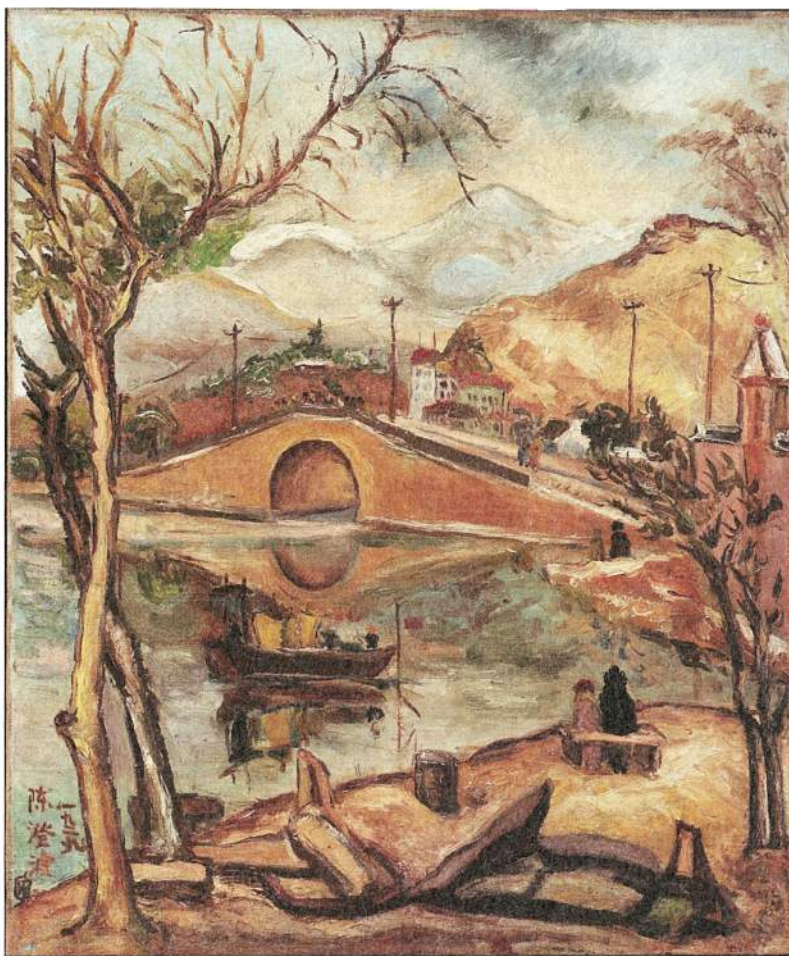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前輩畫家中，沒有人畫筆下的樹木，比陳澄波更具生命力與感染力，這似是成長於嘉南平原的他，於熾熱陽光下對大自然發自內心的喜愛，套用卡蘿(Frida Kahlo)的超現實繪畫語彙，樹木是從他的心臟長出來的。

東京留學時期，以「嘉義街外」(1927)為例，陳澄波循學院強調的透視法，前景是土黃色道路，由電線桿護衛線條與結構之平直，往畫面中間偏右延伸而去，拉出空間的縱深感，房屋高低

錯落有致，樹木似被風拂、從右邊延伸而入，樹葉飄然於井然的人造物上，傳達嘉義悶熱空氣下的閒適風情。再如「夏日街景」(1927)，撐著陽傘的婦女，手牽孩子緩步走過，茂密的樹叢，油彩濃稠、線條糾結，在悠悠不盡的白日時光，傳達台灣夏天的躁熱與明朗。

到了中國，樹葉的濃綠褪去，陳澄波受到元代書畫家倪雲林的影響，枝幹疏淡中帶著剛勁，如「清流」(1929)，顏色以具中國風味的赭黃色系為主，畫面中心是西湖的斷橋，之字形的構圖，空間迴環幽深，更值得注意的，是畫布兩側的

枯樹，以乾筆傳達中國水墨的線條美感。這一段時間，陳澄波到西湖、太湖、普陀山、蘇州寫生，留下許多風景畫，江南的緯度高於台灣，植物的顏色不那麼濃綠厚重，陳澄波遂加強線條的力道——這力道延伸至回台後，與南國的顏色融合，看看「嘉義街景」(1934)，樹木不僅再度盎然，且更加奔放揮灑，巨樹占據前景右側，茂密的枝葉誇張地盤繞畫面，陳澄波赤烈的熱誠打破既有框架，讓大自然的力量充分展現，連嘉義當時最毛斷(Modern)的三層樓仔，也要籠罩在樹木的濃蔭中。



陳澄波 清流
油彩畫布 73x60.5 cm 1929
私人收藏

陳澄波的繪畫，善於捕捉生活氣息，不避拙稚粗俗、不擺弄姿態，眼睛看到的日常事物，都要入其畫布，他描繪許多文明物事，如街道、陽傘、電線桿、排水溝、行道樹、樓房、圓環、公共雕像、鐵橋等等，尤其是電線桿，儼然是陳澄波的形象，許多風景畫，電線桿如舞台主角矗立中心位置，破壞構圖重又鑄鑄出新美感；有時布局電線桿成為穩定畫面的線條；或隨性橫拉電線寫意而過，電線桿啊電線桿！是陳澄波最鮮明的繪

畫語彙。數千年來一再被吟詠的江南美景，在陳澄波畫中，時見電線桿存在，除記錄中國現代化的痕跡，也是陳澄波強烈風格的滲透。1932年，「一二八事件」爆發，中日衝突日劇，陳澄波雖流著漢族血液，但還是被視為日本人，急忙跑至法國租界避難，差點命喪槍下。戰雲密布、情勢危峻，反應其描繪的上海街景，黑色雙鉤輪廓，色彩灰暗、線條凝重，「戰災」描畫上海轟炸後的殘破街景，畫面主景的灰白樓房，是僅剩樑柱

牆面的商務印書館，書是人類社會智慧的累積，一間被炸空的書店，象徵文明的崩毀；電線桿超乎正常比例的高長，如針扎進城市的心臟；而斷裂的電線斜割畫布，那是殘酷的戰爭傷痕。陳澄波畫人，首推點景人物，為其畫作述說故事、盈溢溫馨感；而陳澄波的裸體畫，看似肢體生硬、比例失準，換個角度看，毋寧是對物體的轉譯，將女體視作樹木山石，那是大地之母的移情投注。上海時期，陳澄波擔任教



陳澄波 我的家庭 油彩畫布 91x116.5 cm 1931 私人收藏

職，生活收入較穩定，遂將太太與三個小孩接來同住，全家度過難得的團聚時光，畫下極重要的「我的家庭」一作。這幅全家福，圍繞著圓型餐桌，代表團圓幸福，牆壁掛著兩幅畫作，顯示家庭的背景。太太張捷捻針線縫衣，年幼的小兒子手拿玩具，長女正在讀書，父親手執調色盤，次女傳承父親繪畫天分，在桌上塗塗抹抹。陳澄波留日，多由太太做女紅所得供應生活費，可見其

技巧高超，反應在家族成員衣著上，繽紛多樣，豐盈整個畫面；桌上擺著一副筆墨硯，暗示陳澄波對中國傳統的深究，其旁的書本，標題《無產階級繪畫論》，反應當時上海左派思想的盛行；特別要看那桌面中央的信，置放於四角方格旋轉的花紋中，猶如捲進漩渦，陷入對故鄉的無盡想念。陳澄波在東京美術學校讀書時，曾計畫到法國深造，

如果真的成行，整個台灣美術史，不知會有怎樣的發展？但陳澄波畢竟是到了中國，不往西方繪畫塗滿濃重的路數走，而是體會虛實相生的玄妙，乾擦、古淡、揮灑，打江南走過的陳澄波，以其充滿動態的筆觸，畫出江南風景的迷人，也為自己的創作，開展出另一層視野。
(本文圖片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)

鄭順聰

嘉義縣民雄鄉人，中山大學中文系，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。曾任《重現台灣史》主編，《聯合文學》執行主編。獲台北市文學獎，高雄市打狗文學獎。入選96年散文選，2008及2009台灣詩選，2010飲食文選。著有詩集《時刻表》，小說《家工廠》。現為專職作家。